

浮花

楊凡



OXFORD

浮花

楊
凡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ISBN: 978-0-19-942547-1 PB

ISBN: 978-0-19-942545-7 HB

1 3 5 7 9 10 8 6 4 2

浮花

楊凡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This book contains a few images, the photographers of which are unknown.
Every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trace copyright. In the event of any accidental infringement,
the rightful owners are invited to contact the publisher.

浮
花

毛姆說文章下筆要像電報。

子明

趁便瞄視了一下這簡單公寓的一切。靠近廚房的一個角落，整齊地放滿了印着西洋商標的紙貨箱，這也適當，因為聽說女主人是舶來奢侈品的買辦。另一個角落卻堆滿了書籍，擺放在修竹的書架上還不夠，地板上也放了一摞摞。這個角落的書本，看來本本都翻閱過，立即出賣了女主人對文字的飢渴。牆壁上也不見任何吊鐘掛曆和裝飾，只簡單地懸掛了一幅魯迅的柯羅版書法。書桌上的鏡框放了一張美女照片，豆蔻年華，巧笑倩兮。也只有這張照片，可以把奢侈二字與這間房子扯上關係。

「樓上畫家」之「春風沉醉的夜晚」

目錄

102	96	92	84	72	64	58	52	46	40	32	24	18	10	2
Topkapi	午夜快車	露華濃	羅馬武生	羅馬之春	羅馬假期	巴索里尼的羅馬	冬日的巴黎	花月斷腸時	霧非霧	花非花	良宵花弄月	花影月移	萬花迎春	花團錦簇

229	225	214	208	200	192	186	178	172	164	156	150	144	138	130	122	114	108
鳴謝	古蒼梧 跋	一代宗師	Facebook	桃花	明星	烈火青春	2046	胡說八道	蘇麗珍的那隻黑手套	華小姐最後的旗袍	苦海慈航	伊瓜蘇	零度開始	風起了	布宜諾斯艾利斯	日光島	後宮

花團錦簇

花團錦簇

哈哈，哈哈，哈哈！大解放的日子終於到了。黎老闆開心，讀者開心，我更開心。真是哈拉璐璐感謝讚美主。「樓上畫家」之「君子協定」終於被我寫上一句：全文完。

五十九個禮拜，將近十五萬字，從來沒有想到會有一個機會，讓我暢所欲言的寫一篇自己想寫的長篇小說，還有一個亮麗的舞台發表，配上真正「樓上畫家」^註馬明的插圖，港台兩家《壹週刊》同步發表，好不威風！在這五十九個禮拜裏，我認識的朋友們，虞美人虞媽媽蘭姨子明傑米大衛向紅冰冰小侯陳樣小燕子香桂桐和他的上流社會的太太們子女們，似是而非的勾畫出一些 Vanity Fair 的浮世繪。

話說五十九個禮拜之前的六個月，當《楊凡時間》方才面世，就收到黎老闆的電話，約稿為《壹週刊》寫專欄。雖然我的許多朋友都以不買《壹週刊》為榮，必須承認我的工作室每個星期都有兩份「壹仔」，港台各壹，尤其喜歡台版的「坦白講」。至於書後的五六個專



樓上畫家之「虞美人」

欄，對他人文字有閱讀障礙症的我，甚少翻看。某次林美人說，她的丈夫曾指着雜誌最後的第二篇文章道：我不知道你們在《壹週刊》看些什麼，我看的就是這一篇。而我看的當然不是那一篇，自然不知黎老闖是個美食家又可稱為作家。

黎老闖問喜歡吃什麼，我隨便說了一家幾年沒去過的意大利餐廳。菜單送上又問點些什麼，我說就是沙拉和意大利粉，他也省得花腦筋，照樣。簡單稱讚在下新書兩句話後，就直接殺入正題，說是專欄完全自由發揮，其他一切總編輯會和我聯絡。

其實這是我第二次和黎老闖見面，第一次是跟着黃霑上黎老闖青山道的家。記得他的那個家掛滿了丁雄泉七彩繽紛的畫，養了許多條狗。那時好玩的黃霑喜歡給我熊抱。記得那時他家有個不到十歲的兒子，黎老闖也給他熊抱，笑着說：假如我會同性戀就一定是跟我的兒子。自認不習慣和大老闆們相處，自然也就沒有發揮《楊凡時間》，黎老闖當然也不會記得在八九六四之前居然和我見過面。

意大利餐廳的晤面短暫過短暫，但是他說：楊凡你真有明星風采，一進來大家都望着你。

那天頭上戴了頂白色黑邊的巴拿馬草帽遮蓋那無毛之地，鼻樑上掛着一副黑超，完全白韻琴林燕妮加王家衛，餐廳眾客官能不側目。接着又是以同樣造型在文華酒店會見了總編輯李先生，給他看了些馬明的畫，說是會依照圖畫的靈感寫文章。李總編說，那可是會有村上春樹的 feel 哦！崇尚名牌虛榮的我，雖然從來沒有讀過村上春樹的文章，我那種不切實的飄浮感覺，您不用閉眼都可想而知。

為了報答這知遇之恩，當時心裏馬上做了個決定，要寫一篇既文字簡單卻又劇情複雜，多時艷情卻又偶然純情，既豪華風情卻又健康寫實的——長——篇——小——說。

這還不是噩夢的開始，黎老闆終於看了第一篇「芳華虛度」。完全荷李活的電影標題，有點印象派卻又帶些超現實的馬明油畫插圖，開場的第一個鏡頭就是米芝蓮星級餐廳「八部半」，開的是八二年瑪歌紅酒，出入真真假假盡是城中美麗人物，還帶出一位恍惚與林美人對號入座的虞美人。看來前程似錦，有得八卦。馬上通知台灣《壹週刊》轉載。

李總編輯興奮的打個電話告之，說是港台兩地《壹週刊》連載專

欄，除了黎老闆就只有你的「樓上畫家」。自以為可以在這個美麗的文字舞台盡情歌舞之際，殊不知這才是惡夢真正的開始。

暫時別去談噩夢，談談一些輕鬆唯美的事物。

以往對「唯美」二字非常抗拒，總覺那只是盲目地追求一些漂亮的東西，空洞而不紮實，甚有貶意。年紀漸大之後，覺得自己不下苦功，不勞而獲，不能先天下之憂而憂，更加不甘心後天下之樂而樂。花甲之後，尚有個地盤讓你大放厥詞，上天對你還不仁慈？還想什麼金熊金獅金棕櫚金馬？

看過我那三本回憶錄的朋友們，大概也知道在下曾是一個時尚的唯美攝影師，似乎也曾經留下一些唯美的影像。如今既然不再抗拒唯美二字，就應該把歷年來的照片選擇性的呈現讀者面前。不是說時間就可以證明一切嗎？偶有自知之明的我，肯定過氣，但是這些照片是否過時，親愛的讀者請您老實告訴我。

曾經在一九九七年往紐約住過整個冬天，那時也曾想在紐約的時裝攝影界闖個天下，就在百老匯街租了一個三千多呎的攝影棚。在香港認識的超級名模 Billie Blair 介紹了一位叫 Savannah 的化妝師，她

維模 Justine



的人脈非常之廣，而我又懂得在鏡頭前面哄騙那些名模擺出最美的姿勢，於是從 Billie Blair、Peggy Dillard、Alva Chin 這些朱古力名模開始，後來連 Sara Kapp 和許多當時曼哈頓的一線名模都成了我集郵的對象。

為了慶祝「花好月圓」的結束，這裏我送上一張「花團錦簇」的少女裸照。

這張刊登在《楊凡十年》三十八年前的舊照，這個叫 Justine 的女孩，還帶有 baby fat 的身材，臉上薄施脂粉，手上拿着一朵玫瑰花，身上沾着朝露，赤裸裸的站在攝影機前，怎麼可說是花團錦簇？話說今年春節上北京「萬荷堂」給我真正的好朋友黃永玉拜年。送我一幅水仙花，上題「水仙三稜」，永玉說為什麼畫上只有兩稜水仙？我答賞畫的人不就是第三稜。永玉但笑不語。

明白了嗎？您們，我親愛的讀者，就是那花團錦簇。再說，在半真不實的小說結束後，我和您們之間，講的都絕對是赤裸裸的真言。

註：自由藝術創作人馬明，曾替《楊凡時間》《花樂月眠》二書插畫，其畫室設在敝工作室樓上，故呼之「樓上畫家」。

後記

翻開這些一年前的文章，不由得馬上想起董橋老師那篇「夏先生」，說是夏先生志清英文練得明淨不在話下，寫中文更加格外用心，總想着寫得乾淨清新，寫完重讀還是覺得好。文章寫完還要將文字反覆揣摩，冗詞陳句一概不留，為的是有朝一日溫故知新，斷然無悔。

又見林美人新近撰寫黃永玉，引用先生談話，說是沈從文《邊城》改過一百遍。難怪描繪湘西，景致民俗人物感情字字珠璣。

創作可真是像戀愛一樣，高潮來到，什麼都是好的對的。夢醒之後，回顧過去，並不是每本小說都是《邊城》每部電影都2046。最要緊是對得起當下。

「浮花浪蕊」四字只可以算是自己在《壹週刊》五十八個禮拜與文字戀愛的一個形容，當然不希望失禮，卻也完全不值得驕傲。但在遊戲人間之際，得此機會與舞台大放厥詞，有若沉醉鴉片雲霧之中，何等幸運。

忽然看見，我的戲劇導師邁克先生在他專欄中如此敘寫：為了出鋒頭而一個不小心寫上癮的楊凡……

真是一針見血。為什麼要寫作？有話要說嗎？話說的對嗎？好嗎？有建設性嗎？有人要聽嗎？還有道德觀呢？份量輕重？別告訴我在結集出版的前夕，您突然來個自我反省，發現創作主題出發點出了問題？那麼多問號，文章肯定寫的真是不夠好。

忽然想起，董老師曾提及，毛姆說文章下筆要像電報。這「文章電報論」豈不也是一針見血？對吾等嘮叨不休之輩來說。

再翻回「花團錦簇」，一看，摩斯密碼在哪？還不是全然自我推廣，廢話連篇。真想地上挖個洞把自己埋藏起來。